

09

且
讀

散文精读

丰子恺

丰子恺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



散文精读

丰子恺 著

丰子恺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文精读. 丰子恺 / 丰子恺著.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213-08780-6

I. ①散… II. ①丰…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8696 号

散文精读 · 丰子恺

丰子恺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余慧琴

责任校对: 张谷年

封面设计: 观止堂_未泯

电脑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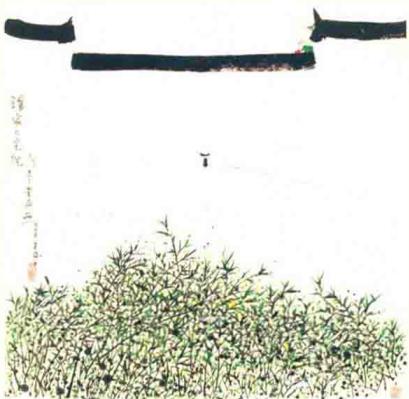
字 数: 133 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8780-6

定 价: 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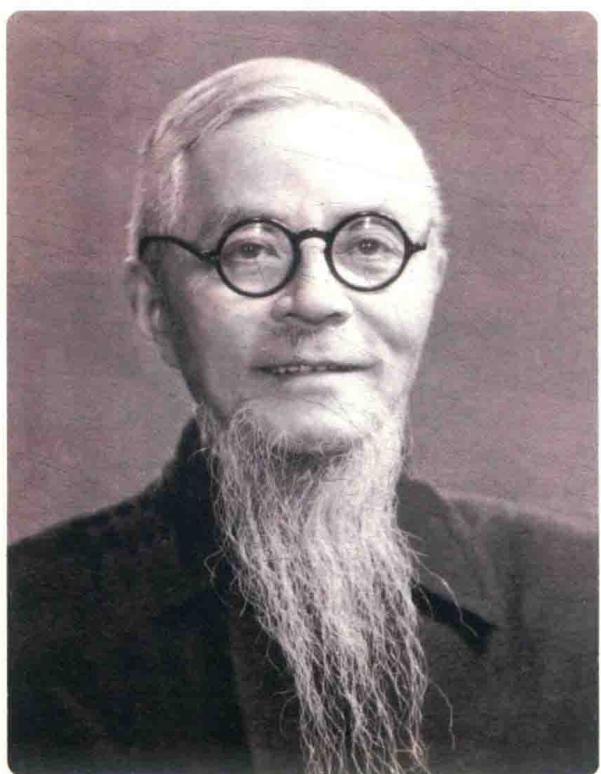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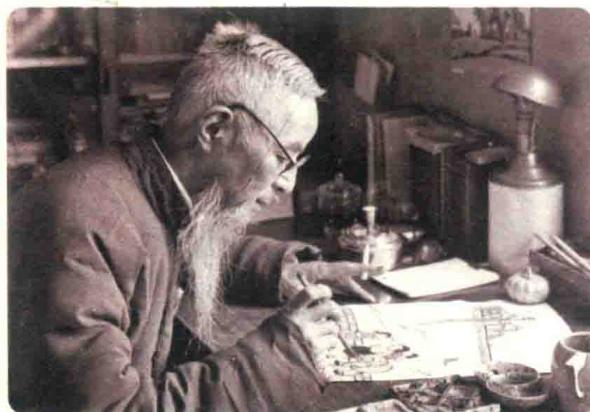
封面图：吴冠中《谁家大宅院》
由湖南美术出版社提供

且
讀

09



64岁的丰子恺



1 3 4

2 5 6

① 1956年7月与幼女丰一吟合译柯罗连科小说

② 1962年在日月楼

③ 画作《迎春爆竹响千家》

④ 画作《独树老夫家》

⑤ 画作《闲院桃花》

⑥ 画作《昨日豆花棚下过》

迎春爆竹响家家
 共祝新春百物华
 五谷丰登蔬果熟
 裹如瓜与瓜如車

辛丑春節
子龍書題



獨樹老矣



新歲
 開院桃花取次開
 昨日踏青不約來
 素應此鳴牛東鄰女伴
 等候鳳頭鞋子歸——當來

子龍畫



节日豆蔻棚下過
 相對無言雨濕衣
 丁酉年正月廿二日
 子龍畫



音乐随想

- △ Вият в беговене пример человека....
 並人们在许多处那裡看到了一个...人的寫作。
- △ Порхая к работе над песней
 дыхается еще и личными вкусами
 учителя, тго темпераментом....
 对歌曲教学的工作的態度，又受教師的
 個人趣味和他們氣質的影響....(又根據教
 師個人趣味和氣質....)
- △ Танцы и пляски 各种舞蹈。
- △ пр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точном
 повторении мелодии....
 在按正確或不很正確地及復那之旋律
 的時候，....
- △ Характерная черта 特色的
 金傳筆
- △ Как и кем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и созидалась
 новая песня.
 民間歌曲是由创作並搜集的，是誰創造
 並搜集的。
- △ Оркестра 伴奏 宴弦樂團，有伴奏。
 例如 string orchestra 便是。
 它像個“樂團”。

丰子恺手迹

目录

抒情

散文精读·丰子恺

渐.....	002
秋.....	006
白 鹅.....	010
手 指.....	016
吃 酒.....	022
闲 居.....	027
故 乡.....	031
竹 影.....	034
杨 柳.....	038
忆儿时.....	042
作父亲.....	049
梧桐树.....	053
山中避雨.....	056
我的苦学经验.....	059
给我的孩子们.....	074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079

人 物

阿 庆	084
忆 弟	087
菊 林	092
我的母亲	094
湖畔夜饮	099
怀李叔同先生	104
悼夏丏尊先生	113
怀梅兰芳先生	119

游 记

塘 栖	124
扬州梦	127
西湖春游	134
黄山印象	142
旧地重游	146
庐山面目	150

小品
散文精读 · 丰子恺

钱江看潮记 156
半篇莫干山游记 161

吃瓜子 172
车厢社会 179
我的漫画 186
爱与同情 192
艺术三昧 197
野外理发处 200
谈自己的画 204
图画与人生 214
学会艺术的生活 222

散文精读 · 丰子恺
▽▽

抒情

漸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漸”；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漸”。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 do 忽然移到 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 do 忽然跳到 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漸”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

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绔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功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阴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

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莫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

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座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一九二五年（另说为一九二八年作）